

涩涩伊哥儿



食人蝙蝠

Bats Go Bats

鲜到鲜尝
2005年度灵异玄幻第一美味
正在风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涩涩伊哥儿之食人蝙蝠

涩涩伊哥儿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人蝙蝠/张剑彬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3

(涩涩伊哥儿)

ISBN 7-5382-7302-6

I. 食...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644 号

本书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授权,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
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8

印数: 1—15 000 册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 丹 飞

封面设计: 李超雄

版式设计: 费 玛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1	不可告人的诱惑.....	1
2	初见老巫婆.....	6
3	会呼吸的钢板板.....	16
4	复活的蝙蝠.....	41
5	独一无二的考试.....	48
6	从尼姑头到元首夫人.....	67
7	柳暗花明.....	77
8	蝙蝠与肥屁股.....	93
9	穿上“蝙蝠衣”的房子.....	96
10	走下仙坛的仙仙.....	100
11	好人美丽姐.....	104
12	涩涩伊哥儿组合.....	108
13	告别谎言.....	114
14	蝙蝠与美少女.....	117
15	蝙蝠与裸奔.....	127
16	从抽水马桶到油炸鹌鹑.....	133
17	神秘的蝙蝠王与碰碰钱.....	138
18	一引蝙蝠群.....	150
19	二引蝙蝠群.....	166
20	险象环生.....	182
21	并驾齐驱.....	192
22	真假老巫婆.....	201
23	死从天降.....	234
	精彩进行时：《涩涩伊哥儿之食己一族》.....	249

1 不可告人的诱惑

说起碰碰钱,其实不是什么新奇的玩艺儿,它只是流传于长江中上游流域的一种古老的巫术,那里只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几乎都知道。可是伊哥儿第一次在乡下曾外婆那里见到它的时候,还是完全惊呆了。他实在搞不明白,那样一枚普普通通的铜钱,为什么会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似的,活了一样自己跳动起来。那简直太神奇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说什么他也不会相信。城里的孩子平时只知道追星赶时髦,或者自我标榜为让人看了眼晕的“新新人类”,什么时候听说过这些?如果把这种神奇的占卜术带回家,带进他们学校,那么班主任“美丽姐”盛美美什么时候能把滑板还给他,他的滑板运动队能不能组建成功,校长“老师哥”会不会批准举办今年的校园狂欢节,老爸老妈平时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下礼拜的语文测试将会考哪些内容,那几个小混混明天早上会不会在校门口欺负女同学,究竟怎样才能赢得班花凌波仙子的好感,萨达姆到底会不会上断头台,二〇〇八年奥运会中国能得几枚金牌……咳哟,能够解决的问题简直太多了!

但是,想学这玩艺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老妈杜萍女士不允许他跟曾外婆在一起,对于这一点,伊哥儿小时候一直不理解。虽然曾外婆的住处离他家还不到一百



里,但是长到十三岁,伊哥儿总共才见过曾外婆一面,那还是去年四月初八,外公外婆四十周年忌辰那天。他现在算是明白了,他的曾外婆实际上就是一个巫婆,按照那一带乡间的说法,就是“跳大神”的。而且她还并不是一般的巫婆,在那一带乡下,没有谁不知道她的大名。有关她的种种神秘传说到处流传。比如说,她一年四季行巫为生,已百岁高龄,仍然一个人独居在乡下一座神秘的老屋中,虽然她如此高寿,可她的女儿女婿也就是伊哥儿的外公外婆,却在生下伊哥儿的老妈不久以后神秘地死去,人们都说,是她凭借巫术,向自己的女儿女婿“借”来寿,才使得自己活得如此长久;比如说,虽然她家也跟别人家一样锅台齐全,可几乎从未有人看到过她家的烟囱冒过烟,人们怀疑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比如说,无论寒暑,她总是穿一套旧式夹衫,狗热得吐舌头的大热天不见她流一滴汗,鼻涕冻成冰棍儿的大冷天却不见她发抖,也从未有人见她去赤脚医生那里打过针、吃过药;再比如说,她住的地方蚊子、苍蝇、老鼠皆无,连飞鸟也离得远远的。

总之杜萍女士不喜欢甚至是从心底里憎恶这位从小把自己抚养大的祖母,所以她中专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城里,再也不肯回去了。而曾外婆也从未到伊哥儿他们家来过。如果伊哥儿平白无故地提出去看望曾外婆,那肯定换来的是老妈一顿狗血淋头的严重开导,她是怕曾外婆把那一身乌烟瘴气传染给他,她肯定从小就对这些十分厌恶。

然而不管迷信不迷信,一枚普普通通的铜钱到底为什么自己会动呢?它可不像哈利·波特手中的魔杖,来自于某个

魔法商铺或哪所魔法学校。那只是一种普普通通的铜板，许多人家都有。

伊哥儿冥思苦想了两个礼拜，终于想出了去曾外婆家的理由。他找来了一堆少年作家写的小说，什么《月光魔盒》、《魔法师的惊悚夜》、《猪九戒历险记》等等，一本一本请老妈过目，问老妈有什么感受。

从一见到伊哥儿捧出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书起，老妈的细粉条眼刷地就瞪成了大肉丸子，本来就够长的鞋拔子脸硬是噌地又抻长了两公分。伊哥儿头皮直发麻，可还得硬着头皮继续请教下去。可能是童年生活不幸的缘故，老妈的性格总有些怪怪的。他知道，按照以往步骤，老妈接下去得像外交部女发言人那样，大义凛然地来个开场白。再接下去，就会跟京剧上的铜锤花脸那样，突地来声能把人吓出尿来的断喝。当然，伊哥儿算计好了，决不能傻等着她上演铜锤花脸，在她扮完女发言人后就跟她交底。

此刻老妈把所有的庄严、期待都化作两股洞察一切又怀疑一切的眼神，尽量从嗓门最深处憋出最为深沉有力的声音：

“考试改考这个了？”

伊哥儿头皮快酥了。不对，今天女发言人好像没有开场白的耐心了，铜锤花脸有提前上演的危险，得跟她快刀斩乱麻。

“妈咪吔，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吔。”

“那你是什么意思？”老妈的话音压得更低，这可是个强



烈的信号，可以看成是起跳前的一个下蹲动作，后面肯定就是一声晴天霹雳了。伊哥儿赶紧翻开那些书的封面，尽量把声音嗲到连太监都自愧弗如的份上：“老妈哟，您先别急哟，再憋两秒钟，不，一秒钟！您看哟，您看这些作者，您看，都跟我差不多大吧？您就不想您的儿子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吗？”

“你？”老妈愣住了。乌云逐渐从腮帮子上退去，朝霞慢慢染红双颊，两个眼窝窝还涨了潮，都快挂出瀑布了。鞋拔子脸转眼就回缩了四公分。她一把抱住伊哥儿，在他额上叭地亲了一口，惊喜地喊道：“儿子哎，你有这样的志向？！”

伊哥儿都差点跟着涨了潮，心中一个劲儿地不好意思。赶紧正色答道：“老妈呀，请您相信您的儿子哟。别人能做到的事，您的儿子也一定能做到；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您的儿子不一定不能做到。但是，”前面的铺垫差不多了，现在该亮出底牌了，“有件事儿您如果不答应，您的儿子肯定什么也做不成。”

“你说，你说！”

“您的儿子需要去体验生活哟。”

“体验……生活？到哪里？”

还能到哪里？当然是到曾外婆家。一听说曾外婆，老妈的眼睛刷又瞪成了肉丸子，鞋拔子脸一个劲儿见长。但这一点也不出乎伊哥儿的意料。他把悲伤都集中到脸上，默默地收拾起桌上的小说，气运丹田发出了他有生以来最沉痛的一声悲叹：

“老妈哎，我就知道您会这样的。我就知道在您的心目中，您的儿子是永远长不大、永远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只能平平庸庸，什么也干不成，什么都不如别人！”

这一招果然立刻奏效。老妈啪地拦住他：“谁说不让你去了？谁说我的儿子不如别人了？只要你不迷什么滑板了，只要我的儿子有远大志向，就是到火里上去我也支持！走，我给你收拾东西去。我也请假，我陪你去！”

“不！”伊哥儿斩钉截铁，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你陪着我，还不如不去。我想一个人去体验生活，这样我的思维更不受束缚！”

“你一个人？”

“那不才几十里路吗？昨天电视上说，外语学校有个学生孤身一人去英国留学，您还夸人家呢。我才走出家门口，您就不放心啦？老妈哎，别怕啦，您得相信您的儿子啦，就给您的儿子一个锻炼机会吧，雏鹰如果不放手练飞，那是怎么也飞不上蓝天的。再说了，我是去曾外婆家，又不是别人家，再怎么样，她还是我的曾外婆，还会吃了我？您小时候不是靠她带大的吗？”

结果伊哥儿不仅如愿以偿，老妈还特地让他带上两百块钱的人参、桂圆等补品，去孝敬曾外婆，以使他体验生活更加顺利一点。看看，老妈就是这样怪怪的。再怪，也照样降服，伊哥儿就是这个家的孙行者，当然把握火候是最重要的，要是惹得怪老妈真的念起了紧箍咒，那他就只有疼的份了。



2 初见老巫婆

曾外婆住的地方，叫做访仙谷，基本与世隔绝。但是风景绝佳，一点也不比那个著名的九寨沟差，九寨沟却远比不上它的幽静。也幸亏与世隔绝，要是也像九寨沟那样整天游人不绝，谁还敢在这儿行巫施法？

伊哥儿仅用了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他的处女独身之旅。当曾外婆家所在的那片广阔的竹林映入眼帘时，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到了，就要见着老巫婆了。他把那些补品都抱在胸前，心想，一见老巫婆的面，就把这些甩炸弹一样甩过去，轰她个迷迷糊糊，送个大马屁一拍，说不定她就高兴得把那点子活儿连兜掏了。

夕阳的舌头从晚霞边上偷偷伸过来，把远处的山、近处的水、眼前的林、脚边的花挨个儿舔得千娇百媚。山坳里、湖面上、林梢头萦绕着袅袅薄雾，宛若仙境一般。

不过，说来惭愧，虽然去年伊哥儿到这一带来过一次，但并没有真正进入曾外婆的家，实际上还是老妈不愿意。当时外公外婆的祭祀仪式，还是委托当地小庙“普惠寺”办的。连对曾外婆，伊哥儿也只是在人群中看她演示碰碰钱时，远远地见了一眼，还只看到个侧面，就被老妈硬拉走了。所以现在能够顺利摸到这儿，完全是靠了老妈画的一幅世界上最详尽的路线图。当然，图是死的，关键还得靠人的慧眼。伊哥

儿真有点怀疑自己是猎犬投的胎。

即将跨入竹林的那一刻，伊哥儿却又犯起了嘀咕：是这片林子吗？竹子伊哥儿当然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学校的荷花池旁就长着不少呢。这儿的竹叶怎么那么大呢？绿油油的，厚度差不多有一般竹叶的两倍。竹竿也异常地粗壮，根根差不多有碗口粗。最让人惊讶的是，整片竹林都盛开着洁白芬芳的花朵。不是说竹子开花就要死了吗？然而看这片竹林，跟个精力旺盛的小牛犊子似的，烧它个三天三夜它也不定在乎。

他后退几步，想找个人打听打听。然而自从下了客车走到现在，一路上除了鸟语猿鸣，就是山泉谷咽、林梢风回，一个人影也没碰到。也许是因为这条路是通往老巫婆住处的，人们平时不敢来吧？而且离这片竹林越近，动静越稀，最后干脆什么声响也没了。传说老巫婆住的地方蚊子、苍蝇、老鼠皆无，连飞鸟也离得远远的，难道真是这样的？伊哥儿脊梁上升起一股寒意，心里一个劲儿安慰自己：没事，她是我的曾外婆，我是她嫡嫡亲的曾外孙呢！

他掏出老妈画的地图，再次仔细对照。没错，是这个地方。右手是一座突兀而起的高峰，左手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湖，一道亮闪闪的瀑布从竹林边的悬崖上奔腾而下。那座看不见的老屋，应该就在这竹林的尽头。

伊哥儿用力大声咳嗽了一下，提了提裤子，抬脚跨进竹林。这一跨，他立时发出一声惊叫，差点没把魂给吓飞了。他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准确地说，好像宇航员们进了太空



中，整个人突然飘浮起来。他下意识地要去踩地面，可哪里踩得着？根本就是有力无处使。心里一慌，怀中抱着的东西也撒了手，人跟东西一道，都仿佛气球似的忽忽悠悠四处飘荡。他惊惶得手舞足蹈，不仅没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大头冲下浮在那儿。眼看竹林边缘近在咫尺，可任凭怎么努力，就是出不去。他终于憋不住大叫起来：“曾外婆，我是您的曾外孙伊戈呀！您可别捉弄我，我是您唯一的曾外孙呀！您要是把我弄死了，您这一房可就绝种了……”

话音未落，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了他一下，他一个筋斗翻了过来。但是没等他松口气，脚下仿佛踩上了滑板，又像是乘上一列看不见的过山车，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飞速滑动起来。速度之快，简直闻所未闻。只见一根根粗大的毛竹闪电般地迎面扑来，眼看着就要撞上了，“滑板”却总能及时地灵活避开。

“滑板”载着伊哥儿，时而蹿上竹梢，在大海一般的竹林表面上滑行，耳边呼呼风响，刮得伊哥儿面皮生疼，眼都睁不开；时而贴着地面左绕右拐；时而又在竹林半空上下起伏。本来伊哥儿是最最热爱滑板运动的，做梦都想体验那种极限的刺激。然而现在这个刺激未免也太“刺激”了，他几次都想从这块看不见的“滑板”上跳下来，但那块“滑板”却仿佛长在了他的脚上，根本别想甩开半分。开始伊哥儿还只是在眼看着就要被毛竹撞上的当口，才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两声惊叫，不知不觉地，口中的惊叫声连成了一片，眼睛是早就紧紧闭上了，只有那一路凄厉的尖叫伴着他那紧绷得跟虾米似的身

子，继续体验这惊恐而无奈的“刺激”！

也就是一会儿功夫，“滑板”载着伊哥儿穿过这片不见尽头的竹林，稳稳地飘进一座长满青苔的老屋，停了下来。伊哥儿犹自沉浸在那失魂落魄的“刺激”中，身子依旧绷得像老虾米，双手握拳，一前一后，摆着冲刺的架势，眼皮子紧闭得铁起子都撬不开，嘴巴却咧得跟破瓢似的，喉咙口通了电一般，“啊——”的尖叫声仍如大河奔涌，滔滔不绝。

一声轻微但是十分清晰的咳嗽，轻轻地钻进伊哥儿的耳中。他怔了一下，喉咙口一下子断了电，尖叫声嘎然而止。试探着睁开闭得生疼的双眼，昏暗的光线中，一个凶神恶煞的壮汉手握长剑仅距尺把远，眼睛跟铜铃似的瞪着他。他心里一哆嗦，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这是挂在墙上的一幅钟馗画像，用不着这么害怕。他觉得紧挨钟馗像旁的暗处还有个什么，便稍稍扭过脸，送一看，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一个满脸核桃皮的老太太几乎跟他脸贴着脸，端坐在一把古老的太师椅上。不等伊哥儿有所反应，老太太一只冰凉的手已摸上他的脸颊，咧开没牙的嘴，无声地一笑，嗓子眼里挤出公鸭似的声音：

“好玩吧？”

伊哥儿腾地蹦起三尺高，下意识地返身向着门口就跑。慌乱中辨不清方向，眼看着脑袋就要撞在门框上，可不知怎么搞的，老太太端坐着根本没动，手臂一抬，胳膊仿佛陡然变得老长，划过整间屋子，冰凉的手掌又搭上了伊哥儿的面颊，吸铁石一样把他“吸”了回来，他的鼻尖又挨上了那张可怖的



核桃脸。老太太那深不可测的目光一遍遍在他脸上逡巡，诧异地说：

“你不是喜欢玩滑板吗？”

伊哥儿舌头发硬，口中“哦、哦”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身子一个劲儿往后缩。奇怪的是，尽管脚已经差不多要退到门口了，脸颊却粘在了老太太那冰凉的手上，整个人就跟一根被拽长的兰州拉面似的，奇特地斜在那儿，却又不倒。老太太翻了翻去壳鸡蛋似的眼白，不满地说：“我是你的曾外婆！”

伊哥儿好不容易稳住心神，心想这老太太真神，一次面没见过，居然知道我是她的曾外孙，还晓得我喜欢玩滑板。战战兢兢打量眼前这位神秘而又可怖的老人。对，这的确是自己的曾外婆，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头上罩块青布方帕，丝丝雪白的头发从方帕边上露了出来，白得那样耀眼，似乎在昏暗中闪着光，而深陷的双眼却像两个不见底的黑洞，令人不敢正视。上身套件旧式青布夹衫，下身一件旧式青布萝卜裤，裤脚紧扎。一双不到三寸长的金莲小脚，蹬在两只尖尖的小黑布鞋里，仿佛一对裹得紧紧的粽子。

伊哥儿结结巴巴地叫道：“曾、曾、曾外婆……”

曾外婆收回伊哥儿脸上的巴掌，伊哥儿宛若不倒翁一样摇摇晃晃重新站稳。她对伊哥儿招了一下手，向门外走去。伊哥儿不敢不从，心惊胆战地跟在身后。刚才她坐在椅子上还没什么，一站起来，伊哥儿才发现她高得吓人，简直能跟姚明比肩。那双小玉米棒似的三寸金莲支撑着她那钓鱼竿似

的身子一扭一扭朝前拐着，真让人担心随便一个喷嚏就能把她刮出三里地去。

到了阳光下，伊哥儿又惊奇地发现她的皮肤是如此的黄，跟美术课上使用的黄颜料一样，几乎呈半透明状。嘴唇却跟在伏尔马林中泡了几天的皮肤一样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伊哥儿身上马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老太太撇撇嘴，没好气地说：“瞧好了，瞧我是怎么玩儿的！”

她长臂一捞，便拽着一根大拇指粗、四五米高的细长竹子，拉得它弯下腰来。竟扭着小脚踏上去，走钢丝一样一扭一扭地朝着竹梢头走去。伊哥儿嘴巴张得老大，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这双金莲小脚在这又细又滑的竹竿上一滑，那这又瘦又长的百岁老太太非摔成两截不可。可任凭这细竹竿如何随风起伏，这老太太的小脚就跟牢牢地粘在上面似的，稳稳当当直达竹梢头，转眼间她已站在竹海之上了。夕阳下，她目光灼灼，衣襟飘飘，直如神仙临凡，伊哥儿都看得呆了。

曾外婆高叫一声：“看仔细了！”双脚一跨，仿佛踏上那块无形的“滑板”，弯腰控背，一脚在前，一脚在后，两膝稍屈，身子稍稍蹲了蹲，“滑板”便犹如一发炮弹似的呼地蹿了出去。所到之处，劈波斩浪一般，竹子纷纷向两边分开。因为伊哥儿站的地方低，眨眼间，曾外婆就不见了。他见旁边有一个土坡，便三两步攀上去。放眼望去，无边无际的竹海上，竹涛翻涌，曾外婆已成了一个小黑点，时而被竹涛淹没了，时而又



冒了出来。伊哥儿发觉小黑点越来越大，起先还疑惑不解，紧接着恍然大悟，原来就在这一会儿的功夫，老巫婆已经滑到竹海的尽头，现在是折回来了。

片刻，曾外婆的眉目都瞧得清楚了。她神情自若，丝毫也不见紧张。她显然也瞧见了伊哥儿，得意地咧嘴一笑，忽然将身子拔起，半空中翻了个漂亮的筋斗，又稳稳地落回竹海上。伊哥儿来不及发出一声赞叹，她把腰板一挺，又跃至半空，这回她不是翻一个筋斗了，而是宛若飞转的车轱辘一般连续翻了起来。

伊哥儿使劲儿揉揉眼睛，几乎怀疑自己看错了。这老太太还算是人吗？就算一流的杂技演员，也抵不上她半根毫毛，何况她都过了一百岁了！正胡思乱想着，不防曾外婆已经翻到他眼前，长臂一伸，把他捞上了“滑板”。“滑板”原地滴溜溜掉个儿，又迎着竹海射了出去。伊哥儿吓得把眼睛紧紧闭上，一只手还牢牢地揪住曾外婆的衣襟。老巫婆诡异地笑了笑，枯瘦冰凉的手掌在伊哥儿脸上一抹，他的眼睛便不由自主地睁开了。他虽然没听见老巫婆说话，心里却明明白白地响起了她的声音：“别怕！别怕！”说来也怪，他果真就渐渐镇静了下来。

到底原来有着良好的滑板基础，他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滑行，并且很快就感觉到，平地上的那种滑板运动，根本没法和这种“滑板”比，远多带劲、多刺激呀！他扭脸用力朝曾外婆笑了笑，曾外婆也冲他笑了笑。这瞬间的对视中，伊哥儿发现，老巫婆的眼底满是慈祥，看来她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带

自己玩这从来没玩过的东西，到底自己是她唯一的曾孙辈嘛。他也和曾外婆一样弯腰控背，祖孙俩一道在漫无边际的竹海上风驰电掣。越滑，越得心应手，原来这也和平常的滑板技巧差不多，只不过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竹海上，一个慢了点，一个快了点。

曾外婆仿佛明了他的心意，黄蜡蜡的核桃脸上满是舒心。突然，她一挽曾外孙的胳膊，将身一纵，两个人一道朝空中翻去。毫无准备的伊哥儿“啊——”地叫了半声，还有半声生生地咽回肚里去了，因为他忽然明白了，曾外婆要带自己翻筋斗呢，自己当真就这么胆小？脑子里想着，身子也跟着曾外婆一道纵起，一眨眼就又稳稳地落回竹海上，继续向前飞滑。曾外婆赞许地抚了一下他的脸颊，嗓子眼里发出公鸭似的“嘎”的欢叫。伊哥儿深受鼓舞，趁着新一轮竹浪涌来，叫道：“再来！”返回不等曾外婆先动，将身一蹲，挽着曾外婆向上纵起，祖孙俩又一道翻向空中。

可是，当他们下落的时候，伊哥儿一下子魂飞天外，因为他突然看清，这该死的“滑板”不知什么时候滑到了竹海边缘，边上是一道几十丈高的悬崖，悬崖下，就是那个深不见底、阔不见边的大湖。他们所翻落的方向，正是这深渊般的大湖！怔了一怔，伊哥儿发出一路撕心裂肺的嚎叫。长嚎中，却夹杂着曾外婆那开心的“嘎嘎”大笑。笑声未已，“滑板”已翻落湖面，丝毫未曾减速，转眼间就飞出几里地去，并未出什么事儿。

伊哥儿惊魂未定，大张着嘴巴在那儿呼呼喘气。两腿却

